

# 在上苍的阴影下

■ [德] 乌利·弗兰茨 著  
阿坦德拉·克斯特拉  
■ 袁志英 译

**【译者前言】**乌利·弗兰茨和阿坦德拉·克斯特拉所撰写的历史小说《在上苍的阴影下》于2000年在德国出版，好评如潮，引起巨大反响，当年就再版三次，科隆一家主要报纸还予以连载。这是一部数十万字的关于汤若望生平的巨著，它应当忠于历史，没有为了搞笑、为了卖点、为了迎合而戏说。但它也不是一部处处考证的干巴巴的传记。它充满着场景、情节、想象、奇遇、冒险和心路的探察。在这里作者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当然也有不少的杜撰，合理的和不那么合理的杜撰，但总的来说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大的历史框架，重大事件的框架。然而它还不是一般的历史小说，因为它写的是汤若望这个日耳曼奇人、伟人。汤若望是中德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冒险的一生，大风大浪的一生，人生的诡谲在他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从他身上也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的相遇、排斥、碰撞、互补、共处、交融、竞争一幅五彩的画卷。我们阅读这部书有时代感，有新鲜感，不光会带来阅读的愉悦，还大长见识。作者曾告诉我，一位中国名导演曾表示出要将该书拍成电视连续剧的兴趣，如若真是这样，它将在众多清宫戏中是个异数，是另类，是一道异彩，是一株奇葩。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原名为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之家。17世纪20年代来华传教，1666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康熙皇帝称他为“鞠躬尽瘁之臣子”，纵观其在华之所为，汤若望对这一赞誉是当之无愧的。

1618年4月，在进行精心的准备后，汤若望从里斯本登上“善心耶稣”号轮船。在“传布和平的使者，你们的双足是多么可敬可亲啊”的歌声中送客者为远行者行吻足礼，起锚的炮声一响，大船霍然启航，告别了欧洲。除了汤若望而外，船上还有一帮来自欧洲各国的年轻神甫，他们全都由法国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神甫带领，前往中国传教。金于1610年来华，四年后奉命回罗马汇报在华传教情况。他请求将圣经译成汉语，用汉语作弥撒，罗马教廷一一应允，从而认可

了这种“适应政策”。他这次重返欧洲，还办成两件大事：一是募集了七千多册图书，费尽周折，运至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其二便是为在华传教而招募人才，同船的间会弟兄正是其工作成果。

经过五个半月的艰难航程，到达印度的果阿，又休整了几个月，直到1619年5月才抵达澳门，汤若望等人是由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入境随俗，将其一个长串的名字改为对中国人来说好听好记的汤若望三个字。“Adam”念快了像是“汤”，而“Johann”以前大都习惯译为“若望”，这便是“汤若望”三个字的由来。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逐渐走向衰落时期。汤若望从抵华到明朝覆亡的二十多年里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活动：研习汉文，结交士大夫，为待发而蓄势；逐步展开传教活动；应聘参加火炮制造的事宜；才识被发现，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

明代中国历法，年久失修，舛错频现，于是崇祯传旨，开设历局，一律采用西洋新法修历，主其事者乃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参与修历还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其中便有汤若望。汤氏所起作用，《清史稿·汤若望传》已有定评：“西人汤若望，与徐光启共译新法者也，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疏，畴人弟子翕然信之。”

汤若望西法推算，“密合天行”。他所阐述的天学道理得到清廷的认可，清廷决定任命汤为钦天监监正，汤具书谢辞：“臣思从幼辞家学道，誓绝宦婚，决无服官之理。”然而这个官你不做也得做，礼部很快奉到如下圣旨：“汤若望着尊旨任事不准辞。”就这样汤若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的洋监正，这也是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的肇始。

在《孝庄秘史》的电视连续剧里，汤师傅出现了三次，这个汤师傅就是汤若望。他和顺治亲密关系在电视剧里也有所体现。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认为：汤若望之对于清世祖福临“犹魏征之于唐太宗”。之所以如此，自有一番来历。顺治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娘家侄女突然生病，百般医治无效，太后想到汤若望是多才多艺之人，便派人向他求药。汤称无药，但送来人一块圣牌，嘱其将圣牌

挂在病家项间，祈求天主保佑。说来也是天缘凑巧，侄女之病果然霍然而愈。这位生病的侄女不是别人，就是孝庄皇太后为福临选取的未来皇后。为表感谢，太后对汤有许多赏赐而外，并表示愿做他的义女。博尔济吉特氏当时尚未不惑，而汤已近耳顺，如要发展进一步的关系，也只有认汤若望为义父一途。这样福临也成了汤若望的义孙了，所以后来顺治对汤“玛法”、“玛法”（“玛法”是满语，意为尊重的长者或爷爷）地叫个不停。一个是来自“极西”的远臣，一个是东方大国的少年君主；一个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贯中西、博学多能的蔼然长者，一个是年幼失怙、渴望亲情、渴望知识、身处险地的执拗少年。用现在的话说两人的互补性很强，正是这种互补性成就了两人之间的忘年交。美国的邓恩神父曾这样写道：“顺治皇帝乐于与汤若望交往，也很依赖他的忠告和建议……通常巨子们给皇帝的奏折只能间接通过特定的机构转交，而汤若望则被允许直接地呈递奏折。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能找到皇帝。”顺治为照顾他早上做弥撒，所以特许他不上早朝。1651年10月，皇帝甚至下令，汤若望觐见时免除其叩头的礼节。上朝时皇帝坐在金銮殿的宝座之上，而汤若望则坐在皇帝面前的软垫子上。邓恩接下去还引证了荷兰使团领队的简·纽豪夫所描述的他第一次见到汤若望的情景：“一名耶稣会士，他留着长长的胡须，剃了头，穿着鞑靼人的服饰。他来自莱茵科隆，名字叫亚当·沙尔，已经在北京居住了四十六年，享受到中国皇帝高度的尊重”。据汤若望的传记作者魏特神父的考证，1656至1657年间，“皇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多尔袞摄政期间多次图谋不轨，汤若望也数度应皇太后之请一一化解。

顺治正值青春年华，加上太监引诱，生活多有放纵。汤若望常常以天主教所主张的一夫一妻制来规劝他。顺治大为逆耳，拂袖而去。汤若望也有些担心，怕他真的动了气，没料想过了片刻他转身又回到玛法身边。劝说虽未奏效，但并未伤了和气。顺治性格暴烈，仓促间常会作出不够冷静的决定，在众臣噤若寒蝉之时，只有汤若望敢于犯颜直谏。汤若望也是顺治帝临终前召见的

凡尔赛宫前风云 (速写) 2001



几个人之一，更是惟一的外国人。顺治死后，由谁继位，朝中意见不一，皇太后征求汤公意见，汤若望看中皇三子玄烨，再者玄烨出过了天花，这与一些王公大臣和太后所见略同，立嗣就算底定。但令汤若望万分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说服福临皈依天主教，反而让来自惠州的长老茆溪森着了先机，致使皇帝亲手削去头发，只是出于太后严加训斥，才未能遁入空门。

清世祖亲政，“玛法”地位更是青云直上，不仅自己连升数级，且远在大洋彼岸科隆的沙尔家族也是接连受封。1658年2月2日他被封为“光禄大夫”，官阶达到正一品。帽子上佩戴红色顶戴，朝服胸前绣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金色鹤。一个“长须碧眼”的异类竟身穿绣鹤朝服进出宫廷，独掌钦天监大印，监中大小七十余名官员听凭他的调遣，这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妒意和不满。汤若望在其位，谋其政，对钦天监进行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原先担任回回科秋官正的吴明炫就“素嫉西士能，处心积虑”，反对改革，还有一个以其浅薄的天文知识为官的杨光先，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与其相勾结，攻击西洋新法。他们矛头所指不仅是西洋历法，还是

历法背后的天主教和西洋人，或者说外来的文化。

顺治帝去世，对汤若望犹如天柱倾倒，而给杨光先等人却造成了可乘之机。因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向来不喜西士，于是他便成了杨光先的后台。在独揽朝纲鳌拜的支持下，杨光先等人告汤若望等人“潜谋造反、邪说惑人、

历法荒谬”。第一条罪状言之凿凿，查无实据，不了了之；第二条罪状汤等决无逃脱之理，因“邪说”二字很难界定，以言治罪，易如反掌；为坐实第三条罪状，还特地加演了一出当众观测天象的戏。观测结果表明西洋新法并不“荒谬”，大统、回回之法远逊于前者，可这对上下其手的审判又有什么作用呢？杨光先为给汤若望上纲上线，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地提出：“君子于君必以万寿为祝，愿国祚之无疆……而若望进两百年历，其罪曷可胜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皇帝对我大清朝应该敬祝万寿无疆，你汤若望只搞了二百年的历法，难道二百年后我大清就完了不成？用心何其毒也，真是罪该万死！”在办案过程中杨又大肆贿赂办案人员，务必要将此案打造成一个永久的铁案。汤若望那时已年过古稀，肢体瘫痪，久患痰厥，言语不清。被打入刑部大牢之后，立即九链加身，只待凌迟处死。

可就在这时北京突发了一场地震，地动山摇，墙倒屋塌。众官员惊恐万状，认为是上天发出的警告。皇恩大赦，同案的南怀仁等都被开释，只有汤若望案情最为重大，如何处置，“专案组”进退维谷。最后他们决计矛盾上交，来个金蝉脱壳，

请孝庄文太皇太后懿旨定夺。他们知道，孝庄曾认汤若望为义父，并捐资修建天主教堂。她和先帝都与他过从甚密，所以他们心中如装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太皇太后一见便愠怒道：“先帝当初十分信任汤若望，你们难道都忘得一干二净？先帝称汤公为玛法，你们如此胆大包天，想处汤公死刑。先帝在天之灵能容忍吗？”几个人屁滚尿流，回来即将汤若望从大牢放出。此时的汤若望几乎是奄奄一息，好在众教友一一前来探视，受到多方关怀，给他很大的安慰。他拖着病残之躯，又在世上活了十四个多月，于1666年8月15日辞别人世。这一天也是圣母玛利亚的升天节，也可说是他追随圣母升天而去。只待康熙亲政，剪灭了鳌拜奸党，汤若望的不白之冤才于1669年彻底得以平反昭雪。杨光先被革职，在回家的路上暴病而亡。鉴于杨的前后表现，鲁迅先生曾感慨道：“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

下午五时，他们七个耶稣会士，外加教友孩可布·宋，全都穿戴整齐光鲜，一人上了一顶轿子——八顶轿子早已候在了后门。这次摇晃颠簸没有多长时间。亚当便要从用木板隔成的狭小空间解脱出来，他伸展了一下身躯，直了直腰身，放松了一回。两个轿夫将他一直抬到院内壮丽的石阶下面方才落了轿。只见一个光彩夺目的身影从台阶的最高层向他走来。台阶的两边是两个真狮大小的石狮子。亚当脑子里忽地闪出这样的猜测：莫非他就是那位朝廷的大员！？这位飘然而下的中国人和他在澳门所见的中国朝臣的水墨画像完全符合。

他头戴双翅学士帽，嘴下有一绺细长的胡须，项间是绣花立领，双手隐藏于长可及膝的袖子里，双脚则遮掩于及地的朝服里。他身躯的轮廓都被遮盖住了。甚至他的腰带也没有突出他的腰身，仅是其平整朝服的装饰。

他向亚当走来，打了一躬，双手从衣袖里抽出，合在一起，举至额头，“啪”的一声，随着甩袖的声音双手重又收回。他立直了身子，说了声“幸会”。亚当顿时如沐春风，感受到只有从西方女人声音里才能感受到的睿智和温暖。

“打扰了！”亚当回答道，并深深鞠了一躬，

法’五个字，杨痛哭流涕地来劝洋人汤若望……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的。”

平反后汤若望重新安葬，康熙皇帝亲自派员前往致祭，并代读他亲拟的祭文。

祭文篆刻在汤若望墓碑正面右侧。碑的正中书有“耶稣会士汤公之墓”。

满文译文刻于左侧。背后又有拉丁文译文。此碑至今仍竖立于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大街六号北京行政学院内。

这里选登的是汤若望经过千辛万苦来到杭州，受到徐光启的接见，后又辗转来到北京，甫站住脚跟即被调往西安的情形。

“躬逢盛会，真乃三生有幸。”

“哪里，哪里。”主人客气道。他拍了下手，轿夫便抬起空轿子走了。街头最高的徐学士打头，大家一起跟随着拾级而上。

亚当迈过大厅的门槛，第一次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感动，他长时间享受着这种感动。大厅的富丽堂皇超过了他对中国大陆艺术的所有想象。有着花卉图案的蓝色壁纸与数千册书的蓝色丝绸封面相映成趣；小漆桌上绿色玉如意的旁边摆放着描花的瓷器，散发着幽雅柔和的光；金线盘绕的象牙碗里盛放着香味四溢的糕点，闪光的丝绸挂毯都以各种花卉刺绣镶边，或以水仙，或以玉兰，或以石榴，或以樱桃枝，令人目不暇接。精雕细刻的华丽的红木家具透着幽长的甜甜的香味，有如玫瑰的幽香。

众教士兄弟正待落座之际，亚当还在伸长脖子观看镀金的、饰以花卉图案的方格平顶。

“亚当，你倒是坐呀。”曼努埃尔·欧—诺沃慈父般地提醒他。

“你们这位兄弟如此看待我们的文化，我可是颇受感动。”

亚当终于落了座，满怀虔敬之情。

作东的徐大学士对着长途跋涉而晒黑而消瘦

的众修士扫了一眼,然后双手握在一起祷告起来:“感谢主的赐食!”面对端上来的美食佳肴众兄弟表示由衷的感谢。

保禄一面聊天,一面用筷子到碗盘里夹菜,看到这一情景众人不胜惊羨。第三道菜是脆生生的海蜇拌葱,保禄·徐说自己原名为徐光启,现年60岁。第六道菜是清蒸鲑鱼,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徐说自己出生于上海。大学士喜欢给客人讲述自己的生平和前面几个皇帝的情况。每个驾崩的天子都有不少趣闻轶事,他都一一娓娓道来。

“可是,同会的兄弟们,你们怎么不吃呢?现在请你们尝尝这猪肉炖鸡。”他用银筷子指了指端来的托盘,“你们专心听我说话,我深感荣幸,可不能光听不吃啊。我一面说话,一面还享用这美食……可我尽说些无关宏旨的东西!我之所以请诸位前来……”他停顿了一下,从瓷盘里夹了一个小笼馒头,在醋中仔细地翻滚了一遍,便放进嘴里吃了起来。连说了几声“好吃”之后,又继续说道,“尊敬的各位修士,我之所以请你们来,是为了通报一个重要的消息。我们的死敌沈大学士失宠于皇上,也从太子太傅任上开除了,他的想法已不为朝廷所喜!”

“保禄兄弟,这消息太好了!”龙华民说,然后用茶杯和大家一一碰杯,“我的上帝,这是茶水!请原谅,这消息简直太伟大了。”他神情极为激动,用麻袋布将溅在新做的绸衣上的茶水揩了揩,“愿闻其详……”

“说是朝廷取消了驱逐令,果若如此,那我们去北京的路是不是就会畅通无阻了?”大家有一连串的问题要问大学士。

那些遭受迫害令人恐怖的日子是不是算是结束了?是不是真的能在北京继续进行传教的工作?四年以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这样的消息。

“为此得喝两盅,”保禄·徐将盛满了热乎乎米酒的锡制小酒盅高高举起,向着宴席的中央微微躬身,然后一饮而尽,其他人也学着他的样子把酒干了,“兴许我要回到北京,并携带家眷在那里长住。”他格格地笑了起来,并用戴着银质指甲套的小手指了指那些书架。

“说是从北京还来了圣旨,宣你进京。真是这样,我们在皇宫的前途可说顺畅了,您说呢,徐

大学士?”

“看样子是如此!在皇上宝座的阴影下为官并非易事。不说它了,现在我以中华龙的名义欢迎你们这些来自泰西的学者,为你们这些修士找到用你们的精神食粮营养黄种子民的用武之地干杯,为我们古老国家的繁荣昌盛干杯!”

“为我们的传教成功干杯,为基督的大名能够上达圣听干杯!”亚当举起酒盅也随之敬酒道。

大学士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上苍为你们打开传教之门的幅度是按照中国花园所需之多少。”徐光启苦涩地笑了笑,回答亚当的敬酒。

“请诸位将酒满上,大家同干一杯。”

第九道菜是竹笋烧野鸭,他细细品尝了一口,长叹一声:“回首当年,我师从你们的同会兄弟利玛窦,学了多少东西,那才真是美好的时光。我俩第一次共进晚餐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虽说事过十年之久。餐桌收拾干净之后,他将其手绘的一张世界地图摊在我的面前,我所受触动有如雷击一般。”他用双手在空中描绘了一下中国的轮廓,“中国在这张地图里面积虽说很大,但它周围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在世界上它并没有占据着突出的中央的位置。为此我受到了震撼,因为在我们的书本里却有不同的描述。”

徐大学士深深吸了口气,一绺细长的胡须微微发颤,叹着气说道:“我从你们同会兄弟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我所学的东西本应更多。”他呆呆看着面前少许的菜,这是他在夹菜时不小心失去平衡掉落下来的。

这次宴请持续了三个小时,客人都是去世的利玛窦的接班人,这勾起了他的回忆。

“尊敬的徐大学士,”教区主管满怀感情地说道,“我们现在不可再叨扰您了,已近深夜,是安寝的时候了。”

徐大学士竭尽全力,让客人吃好吃饱,并说客人的光临使其蓬荜生辉。双方说着客气话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子时。众神甫吃力地站起饱涨的身子,此时已是半夜。

“怠慢。”大学士站在台阶的最高层和客人告别,并一再敬请客人原谅他招待不周。客人中最年轻的亚当要钻入轿子之时,徐学士向他说道:“下次定要好好款待!”

由于吃得过饱，肠胃消化出了问题，大家一夜不得安眠。早餐时亚当又打听起具有君子风度的徐大学士的情况。

“他的教养，他的虔诚，令人肃然起敬，”姚·德·罗卡说道，“这位作东的学士对水利、数学都造诣很深，他还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了汉语。您没有看见他胸前孔雀的图案吗？这是他身居高位的象征。此外他还是通过了国家考试的文渊阁大学士。”

亚当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身边的中国男仆，用罗卡的母语——葡萄牙语和他交流看法，之后他又用葡语说起基督教徒不共戴天的敌人沈灌的失宠，并认为，现在没有理由还滞留在杭州。

“主管决定，在这隆冬季节，只派亚当和龙华民兄弟前往京城，其余的人春天再去。因为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所以要尽早出发。这次还是由雅可布·宋陪同前往。明天你们会得到大学士所写的荐书，有它们在手，通过各省关口会顺利些。”亚当起身要离开餐桌时，他又叮嘱道：“对龙华民兄弟你要谦恭，他是你在北京的上峰。我希望你们两人和睦相处，一路顺风。”

亚当喜不自胜，匆匆穿过院内长廊，回到自己的房间，赶快收拾起行装。

有人敲门，并喊道：“我们在路上要走两个月，一月前到不了北京，这会冷得很呐。”站在门前的是龙华民，他给亚当带来了一条棉裤，一双靴子和一顶厚实的皮帽子。龙华民已经57岁，是西西里人，动手能力很强，既会种葡萄，也能干石匠的活儿。他喜爱体力劳动，喜欢上帝这句话——人们所干的，是他要求人干的。在这方面他可算是伊格纳修·冯·罗耀拉的模范学生。

亚当仔细打量这新的冬衣和马革做的皮靴。

“既然如此，我现在就穿上。”亚当准备把皮帽子戴在头上，白发苍苍的龙华民笑了笑，一声不响地走出了房门。

告别的那一天，留在杭州的六个耶稣会士一起做了一次晨祷。热烈握手之后三人各自上了轿子，迎着早晨的清冷上路了。

旭日东出之时，亚当·沙尔、龙华民和雅可布·宋已经到了运河的码头。不多一会儿，船头便乘风破浪，向前航行。亚当坐在他的行李上，怡

然自得，对生活很是满意，对最近一段的生活很是满意！不久我就会到北京了，简直不可思议。罗伯特现在何方？其他的人已经到北京了吗？一路走来，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艰辛。看来今后我要练练我这一双拳头，练就浑身的武艺。

他们扬帆往北方航行，天空一天天阴暗起来。四天后他们横渡扬子江重又进入大运河，两岸像房子一样高的机械框架直指天空。

亚当和龙华民看到此种情景，不觉吃了一惊。本来双手拿着半截的山药一下子落到了怀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雅可布在他们后面的房舱里正给刚刚点燃的小炉子吹火：“等等！等等！噢，这是农民用来给稻田浇水的水车，用木叶把水从运河中舀出，然后浇到上面的稻田里。”

亚当立即找出笔记本，把这神奇灌溉工具的结构画出来：“我估计高达30英尺。”他还要尽快弄清这种技术的原理。与欧洲的水轮设备相比较，水车只是用水力来驱动，利用高度和重力将水一股一股地倒进灌溉的沟渠里。

在甲板上烧煮可说是最有趣的消遣，纯青的炉火散发着热量，使人感到温暖。亚当进行烧制陌生菜肴的实验，龙华民一有吃的话便也多起来。从他嘴里亚当听到很多有关西西里、有关种葡萄、有关将葡萄移植到中国尝试的故事。在杭州传教的时节，他曾经酿造了两大罐红葡萄酒。同会兄弟挑出一罐作为弥撒酒，另一罐放到了膳堂里，上写着：“杭州上帝琼浆，1621年度”。龙华民将裹得严严实实的酒瓶拿了出来，大家不禁目瞪口呆：“最为重要的是这些酒不可上冻，不喝酒还算得上西西里人？”龙华民狡黠地小笑了，在浓浓的白眉毛和浓密的雪白的胡须之间，在他脸上所能看到的只是因笑而起的皱纹，“对西西里人来说，女人的诱惑力处于第二位，醇酒则属第一，再说饮酒也是教皇所允准的。”他把那瓶酒举起，热烈地吻了吻，旋即放进温暖的怀中。

越是往北走，三个基督徒就越是寡言少语。他们身穿厚厚的皮衣，要不是不停地搓手抑或甩动胳膊，真像是三个置放于房舱炉子旁边包装起来的圆锥体。靠近小小炉子取暖已经无济于事，北方的严寒封住了他们的嘴巴，交谈因此也给“冻

僵”了。有时他们窃窃私语，或念念有词，船夫会倾耳细听，可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也没法看到，他们是怎样捻动他们念珠的。他们是否有罪先不要管它，反正赴京的最后一段路程，大自然教这三位上帝的信徒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救赎的：用冰做的荆棘来填满道路。

黄河之水浊浪滔天，他们横渡黄河之后一个星期又进入大运河。随后的水路不得不搭乘非同寻常的船只。

“皇帝龙舟共有三个级别”，身着臃肿冬衣的船老大解释说，“这从船体大小和所绘制的龙的数目可以判定。”亚当他们所乘坐的是最大的一种，所用的是四边形的竹帆，降下来像是折叠起来的风箱。这船由凛冽的寒风吹动破冰而行，全副武装的官兵站在甲板上，一脸严肃，警惕地观察着。亚当认得出冻得僵硬的旗子上的汉字：“奉旨运送御用贡茶”。

寒冷使得空气劈啪作响。原野光秃秃一片，草木当风抖着，在耀眼的雪堆中显得零乱而又萎顿。这天是1623年1月25日。雅可布·宋付清了船资之后，他们一行几人便自己扛起了行李，向着天子脚下的京城进发。在这大运河的支汊处，看不到挑夫，看不到渔夫，没有集市，没有来往的行人，天也实在太冷了；只有不那么重要的货品才在这河汊处装卸。亚当眼下恨不得打道回府。他是在赞扬声中长大，什么没有梦想过？他要成为真正的奥姆菲罗斯（古希腊特尔斐城阿波罗神殿中的圆锥形神石，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译者），受宠于梵蒂冈，梦想罗马城中双臂饰满珠宝钻石的修女迎接他们。杭州至少还使人感受到勃勃生机。而这里，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灰色的石头垒砌而成的城墙，高大雄伟，直指上苍。一条行人踏出来的小路笔直地通向一个城门，一路上有一个个的雪坑。他们弓着腰，双手藏于宽大的袖子里，一步步向广安门走去。在门里，雅可布用冻僵的手指翻找出有关文书，双手呈递给守卫城门的士兵。那士兵身穿厚厚的皮衣，在皮衣和皮帽之间的脸也冻得发紫。

“这里我们要耐着性子！”雅可布对藏身于城墙入口处的神甫打招呼，“我们的图章有如假钞一样被再三审验，不过大学士的荐书却有一种神奇

之力。我从他们口中听到，面对咄咄逼人的起义乱民，北京是一夕数惊。动乱之际，最好不要引人注目，千万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中国官僚善于在不够谨慎人的背后做文章。”

亚当正要用一条毛围巾围住自己胡子拉茬的嘴巴时，一个守门的士兵向他走来，示意他进入他值勤的小房间。雅可布立即要进行一下解释，却被那兵士粗暴地推开了。

受到突然袭击的亚当发现自己置身于没有窗户的狭小的空间，正旺的炉火在散发着热和光。守卫笔直地站在他的面前，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洋人还需要一个特别的许可。”他高叫道。

“这还用说，这还用说！”雅可布不住地打躬，样子极为谦卑，“他们这些人可说是都在您的手里。”

“这是徐光启大学士的信，他可不在北京，这里还需要一个北京官员的签字画押。”

“杭州的官员告诉我们，这些文书和徐大学士的荐书已经是足够通行的了。”

“杭州不是北京，外乡人。”

“这个自然。可我往哪里去找这签字画押之人呢？”

“这是小事一桩，我就可以为你们办理，……不过这得二两银子。”

“这么多？要是我们没有呢？”亚当错愕不已。

“那你们这些洋人就统统回到你们杭州朋友那里去。”

“您到底要多少？”

“二两银子！”

亚当在衣服里翻找盘缠袋子，那士兵飞速地将两张旅行文书摊在桌子上，签了名，盖印章。在文书交给亚当之前，他用牙齿咬了咬银子，判断银子的成色：“但愿你们在天子的京城里万事如意。”说罢深深鞠了一躬，把亚当这位洋人送出了屋外。

“二两银子！？”雅可布叫道，“这也太多了！”雅可布愤恨地将行李甩到自己的肩上，踏着沉重的步伐先走了，“这个骗子，我们正好碰上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真他妈的倒霉。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就是这样的国家公仆。”

“这样说来，这钱他不应该要了？”亚当问道。

“当然不应该了。在皇帝的网络中蜘蛛太多了，没人知道，谁有权获得最大的捕获物。”

“西西里也一样”，龙华民插嘴道，“你要是不付钱，那你就会有麻烦。西西里除了没有这里冷之外，跟这里没有什么两样，我现在真像呆在家里一样。”个子矮小的龙华民耸耸肩膀，看了看亚当，后者对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不得不笑了起来。

三人走出门洞，有种豁然开朗之感，城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如果说城外吹的是一种清风，而城里则是烟雾弥漫，这是无数的小炉子燃烧的结果。成百上千的货摊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街道的两旁，每个摊主都用小火炉温暖着他们最值钱的货品，大家都为棉衣棉裤所包裹，认不出是男是女。在围脖、皮帽和包头之间都闪现出两只善于看门道做生意的眼睛。一旦从门洞里走出看不清面目的陌生人，他们便伸出冻得发紫的手招呼。

发散着热气的人群使得寒冷易于忍受些了，从大运河上长时间的百无聊赖的航行回到这节奏紧张的生活，是耶稣会士所希冀的。他们全然忘记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行李，他们要找到去修士会馆最近的路。他们先是吃了一碗黏黏的甜粥，饮了几口高粱酒，便品尝起冰糖葫芦来了。雅可布跟在这些像孩子一样贪吃的洋人后面，一声不响地走着。他们漫步在货摊间，一些美味跳入他们的眼球：猴头、狗舌和剥了皮的蛇。

“这些我们都已经吃过了。”龙华民有些疑虑地摇了摇头，避之唯恐不及。现在他们才紧跟雅可布·宋，去租轿子。

他们看到排列成行的光秃秃的树木，尘土飞扬的笔直的大道，犹如城堡似的砖墙。南方的居家分散，形成一堆堆的房舍。北京则不同，分成一个一个的城区；街道装饰以五彩缤纷的门，这些门既不引导人入内，也不引导人出外，这是一种叫做牌楼的建筑物，人们就在牌楼下面通过，不必行任何的礼仪。

他们坐在轿子里被人抬着沿着城墙走，黑红色的城墙有55英尺高。走了一段时间后，其中一个轿夫高声叫道：“再往前就不能走了！”

“为什么不走了？”亚当听到宋恼火的责问。

浑身汗湿的轿夫一下子没有听清宋的问话，宋便一个字一个字地问道：“为—什—么—不—能—往—前—走—了？”

“我们不可以离开南城区。”

“那我们怎样才能到宣武门呢？”宋又问。

“尊敬的老爷，过了午门就是北城区，那里还会有轿夫的。”小伙子将轿子放下来，用袖口擦掉上嘴唇的鼻涕。

雅可布·宋气呼呼地按照讲好的价钱付了钱，这钱本来是可以坐到会馆的。

“这和罗马的情形一样，雅可布，你不必在意。我们这些基督兄弟在罗马要是碰到了中国的朝圣者，也会狠狠地斩他们一刀。”

西西里人重新踏上这坚实的土地之后，他重又充满着生活的乐趣。

又是一堵墙挡住了去路。他们又走进一个门洞。门洞刚过一半，又得出示文书，还得在栅栏后面等。等了很久，守门的士兵才打着哈欠出来，通过军帽脏兮兮的线球看着来人：“去哪里？”他含混不清地问道。

亚当和龙华民装聋作哑，耸耸肩，指了指他们的陪同雅可布。雅可布郑重其事，尽量用官话说道：“这是三品大员大学士徐光启的荐书，在他的保荐下我们从杭州到这里，我们要去北城看看。”

在交涉当中，龙华民面对那官兵，伸出食指，直指着他，用粗野的拉丁文说道：“这里有谁要小费，那是找错了地方！”

这一说，还真的发生了作用。那兵士拉了拉他破损的帽子，鞠了一躬，便放行了。

他们一行三人刚刚过了午门，又有一个墙门横在面前，所幸的是此地没人把守。这里很可能用尺子与角规测量出来的，一切都极其规整，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连着广场的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大道两旁挺立着伞状的松树，直通北城朱红大门。在朱红大门的后面远处，又是一个飞檐黄顶的大门。

“看来这座皇城是由城墙和大门构成，”龙华民有些讶异，“这宽阔的街道，这厚重的城墙，这宁静的氛围，那伟大的龙就藏身于某处！兄弟们，

我们的双足踏上了这边神圣的土地，这里必定是利玛窦所说的通向皇宫的宇宙的轴心。”他掂量了一下，审慎地绕走了一个圆圈。

亚当手上有张手绘的地图：“我们现在肯定站在这样一条街上，它是南北走向，太阳……房屋都是朝南的方向。在远处的红色岗楼大门处大道才算到了终点。在我们面前的是擎天之门，后面是霞光万道的金色琉璃瓦的大屋顶，那里必定是五凤门，是紫禁城的南门，这至少在大学士的地图上载有这些地方。”

三人站在寒冷的冬日下一声不响，沉浸于强势皇帝中最有威权皇帝的威仪之中。

“我们耶稣会士当中还没人看到过中国的皇上，更不用说和他交谈了。”亚当抚弄着自己的胡子，“龙华民，你是怎样想的？他会不会请我们喝茶？”

“我亲爱的兄弟，天子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民是不屑一顾的。”

一个小小的穿着皮衣的身影闪电般地拉了一下亚当的衣角。

“洋老头，这么多行李。城市很大，你们几位爷肯定需要轿子。”一个小姑娘穿得破破烂烂，有几个人跟着她，但保持一定距离，她向他们招招手。她的两个细长的眼睛不停地眨着，闪现着恐惧而又调皮的光。亚当躬下身来时，那孩子惊吓地绊了一跤，后退好几步，并难为情地笑了。亚当微微一笑，女孩子兴奋地笑了，并转身向着走近的小伙子。其中一个双颊也冻得发紫，对洋人肆无忌惮地瞅着走来，随便地躬了躬身子，并向另外七个小家伙使了个眼色。这七个人无奈地哈着气，沉默着，等待着。

“您说得对，”亚当发表意见说，“从我的地图上来看，到会馆还有很长的距离。”他对这些可怜的半大孩子审慎地看了一眼，说：“看样子你们也需要钱！”

宋讲清了所去的地方：“要到宣武门，你们可知道宣武门在哪里？”

“宣武门，这可远了！这在大象胡同附近！”一个小家伙和朋友小声地说着话，随即又转身到了宋的跟前：“这要二十个铜板。”其他人点头加以证实。

“二十个铜板，不算贵，我们租你们的轿子。”

“等一等！”小伙子请求道，其他孩子飞快地跑进旁边的一个胡同，转眼之间就来了三顶轿子。那孩子兴高采烈，走在亚当轿子旁边，伸出手来摸了摸亚当满头的金发。

轿子走了很长时间。北城区也是一堵墙连着一堵墙。墙后面都是平房，石灰粉墙有如刚下的白雪一样白，只是里边的树木枝条很少出墙。这大街在这里也有80英尺宽，街道交叉都是垂直相交。北城区像是框子将皇城镶嵌其中，皇城里住的都是高官显宦和皇亲国戚，全都是有钱的主儿。这时节天渐渐暗下来，刺骨的寒风鞭打着街道。

“前面就是大象胡同，大爷，现在就去问问清楚！”

“请等一下，我这里有地址，也许有人知道？”

寒风中看不到行人，他们一行几个引起一个卖炒栗子人的注意。他放下小炉子，问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宋把写有地址的纸条拿给他看，他绕过碍手碍脚的轿子，拐进旁边的胡同：“洋大人，洋大人”，他向每一个过路人小声地说。在一座发暗的院落前他站住了，指了指腐朽的院门。没有窗户，也没有牌子，没有任何标志表明这里曾经住过耶稣会士。

“肯定是在这里。”亚当拉了拉门环，没想到门开了。抬轿子的小伙子和那位卖炒栗子的摊贩也好奇地走了进来。院子像是荒废了很久，无人居住。静悄悄没有一丝儿声音。旁边院落的房子同样败落了，不过袅袅的炊烟从房顶冒出，直升天际。

“住在这里的人都不在了，”卖栗子的人悄声说道，“早就走了，住在这里的只是妖魔鬼怪。”

大家都倾耳细听这魔幻般寂静中的声响，几个耶稣会士决定留下来。乡下小伙将铜钱穿进脖子间的项链，和栗子摊贩一起匆匆离开了这阴森森的残家破院。

“一定是在这里。”雅可布又读了一遍字条上的地址，这就是在这宣武门旁的修士会馆：大学士说，曼努埃尔·迪亚斯住在里边。

雪花在铅一样的夜空飞舞，落在他们肩上便冻成了冰。“我们不能光站在这里，迪亚斯长迪亚斯短的，”龙华民说，他果敢地随便找到一个门便

推，这扇门也没有上锁。趁着落日的余晖他们查找起房间来，只见家具散乱，而且都蒙上了一层尘土，可就是没有人影。

从走廊的尽头他们拐向一条甬路，越过一堆瓦砾，穿过断墙之处，来到一所房子，房墙都经过了简单的粉刷。甬道终点处有道门，从门缝里透出一道光，宋前去敲门。

“哪一位？”有人从里面问。雅可布·宋推开门，大家进入房间。房间中央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个男子坐在那里，在烛光下下棋。其中一人一看便知是个中国人，另一个穿着悉如中国人，头顶上的发辮了一个髻，也按照中国当时的风俗戴着指甲套。可是他的圆眼睛尖鼻子说明他是一个欧洲人。

“曼努埃尔·迪亚斯？”

三个人一进来，他就睁大了眼睛，眼睛越睁越大，越睁越圆，站起身来，用手擦了擦自己的眼睛，盯着三个人看，看了很长时间：“天呐，真是不可思议。”然后一屁股又坐回椅子上。

“曼努埃尔，你倒是没有白等。”龙华民疾步走向他，一下子把他抱进了怀中。

曼努埃尔·迪亚斯长达四年之久没听到过拉丁文，没见到过白人，而今他又有可以信赖的人了。他在寂寞中度过四年时光，变得僵硬的身躯任凭这个西西里人拥抱，他的拥抱好温暖。

和他下棋的中国人站在桌子的旁边不住地鞠躬，他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今天真是吉星高照，真是吉星高照。”他急忙走出房间，喊道：“请备下酒来，大家要一醉方休！”

现在亚当和雅可布来和这位同会兄弟招呼，他们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快进来，你们肯定冻坏了。”

勃勃生气突然重又回到了这个留守于北京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他引领大家到旁边的房间，这里燃烧的木柴劈啪作响，温暖如春，可他一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请你们坐在这里，不要坐在椅子上，请往这里坐。”他将他们推向一条长长的大台子上，然后按他们坐下。刚一坐下，就觉得有一股热浪往上窜来，屁股顿时暖和起来。

“这是我的床铺，也是我的炉子，这是中国北方的炕！”

他们三人犹如冻坏的狗，正在舒适地享受着温暖；他们盘膝而坐，坐在这坐卧两用的长条台子上。

那中国人端来一个短腿的红漆小桌子，上有三杯绿茶。另有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这是隔壁陆大嫂刚刚煮好的，她祝愿大家宾至如归，”他自豪地将面条摆放在桌子的中央，“为你们洗尘，干它几盅白干，这白干一喝，会上瘾的。”

亚当用官话表示感谢：“烧酒就晚一点上吧，过一会儿。”

“晚不得，”曼努埃尔·迪亚斯说着便将三个锡盅斟满了酒，“请，请，在我们这里请不要客气，请不要拘束，在这里吃饭、祷告、还授业呢。”他突如其来地说起葡萄牙语来了：“要等到这个中国人走开，才能推心置腹地谈了。”

在谈了一会儿无关宏旨的事情之后，那北京人便离开了。

“我在这里不信任任何人，连他也不相信，”曼努埃尔·迪亚斯开始了他的讲述，有些话不足与中国人道也，“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曾一度兴旺发达的传教事业的残留物。住在这里的除我之外，现在就是那个彼得鲁斯·王了。其他教徒都在哪里，这我无从得知。他们被驱赶了出去，就像驱赶一只苍蝇。我也不去过问了，我在这里多年，对这里的人已经不再信任。”

他拿起酒来，那凹陷下去的双颊开始发烫：“他们经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管我的利益。”

在他声音里充满着苦涩：“利玛窦二十二年前购买了这所房子，那时所有的社区成员都欢欣鼓舞，并按照我们的意愿加以装修。可是一旦刮起仇视我们之风，装修的匠人便丢下工作跑掉了。你们没有看到，有一堵墙还留有豁口，那是因为砌墙的活儿没有干完。与基督为敌的一帮家伙把传教士都乱棒打了出去，把这里的房子劫掠蹂躏了一番，那时受洗的教徒是一个也看不到。我的上帝，这些年来我日夜盼望的乃是翻出新的一页。可到头来我总是失望，孤苦伶仃，形单影只，最后我也变成了中国人。”他笑了起来，用戴着指甲套的手指抚摸了一下他的发髻，弹了弹他宽大的袍袖。

“请原谅，我的拉丁文也有些北京话的味道

了。”他啜了一口茶，清新的茶水冒着热气，“我在这里传教，也只有忍耐的份儿。他们饶我不死，那是因为西方器物的说明书都是用拉丁文书写，还有拉丁文文书，除了我，没人会将其译成汉语。我一生一世都感谢我在罗马学院所受的教育。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解除对我的软禁。咳，要是我能像你们那样上街该有多好啊！要么是出现了奇迹，要么是出现了未经宣布的思想意识的转变，你们竟然毫无损伤地远道来到北京。驱逐令颁发以来，离开这个地方，就意味着有去无回。你们怎么会这样胆大包天，进行如此危险的跋涉？”

“怎么？在杭州我们倒是听说，驱逐令业已取消。”

曼努埃尔·迪亚斯大笑，气愤地笑：“那你们也是大大的侥幸。雅可布，你可真是一个不得了的向导，向你致敬！仅仅在一个星期前，还有人将火把扔进几个正在祷告的人中间，三个人被烧死。在你们到达这里以前，你们的生命有如悬丝。”

三个人一下子惊呆了。

“雅可布！”龙华民伸手打了一下他的膝盖，“你可听到了？我的上帝啊，我们这次来是个极大的错误！”

雅可布·宋却笑了：“大明是个大国，地域辽阔；我们在南方往往不知道北方的事。不过美好的传言要胜过坏消息，于是我就将你们带到了中国的核心地带。”

“你是根据一个美好的传说领我们潜入这里的吗？”亚当几乎无法相信。

“对胜利满怀信心的人是不会被敌人看到的。如果我如实告诉你们，那你们的心就会颤抖，敌人就会追踪到你们，胆怯的兔子是不难对付的。”

曼努埃尔·迪亚斯笑了：“是的，是的，他们有自己的思路。”他拿起酒盅狠狠地喝了一口，亚当看到他的手在发抖，“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京城当局还能容忍我的道理，我，……现在终于可说我们了，我们的敌人……他们属于帝国内最聪明的人群。人们赶跑了一个沈灌，又来了一个，他叫魏忠贤，同样仇恨基督徒。”

“朝廷内部许多大臣反对输入西方的器具和武器。而我之所以能活下来，也证明了他们渴望得到我们的知识。没有我们，他们就没有办法找到

通向西方发明的路径，这种渴望使他们有所依赖。”他又苦涩地笑了笑，差一点没有将酒盅碰倒，“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像关一头奶牛，是想挤牛奶。你们瞧，知识乃是我们重要的交换手段，知识交换信仰。不过……你们听好了，有失亦有得。”他骄傲地将其棉衣袖口抚抚平，继续说道，“尽管处境艰难，我还是在这个房间里，在黑暗中，只是在信仰之光的照耀下，对三十多个北京人进行了基督教信仰的洗礼。”说完他往后面靠了靠，目光呆滞地看着大家，“兄弟们，也许现在应该一道进行祈祷。”

大家在默祷了一会儿之后，他将客人安排在两个相连的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小房间里，房间的墙壁上混合着石灰和霉菌，多年没人住了，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耶稣受难像。亚当的房间里也有一个火床（炕）和带着穗饰的竹凳，一屋子煤烟味。

“在那边，”曼努埃尔·迪亚斯从窗户纸缝指了指，“一边的房间放我们的图书。另一个房间是利玛窦住过的房间，至今还保留着他去世时的样子。你是不是精通天文？就我所知，这里没人动过，看样子没人懂这玩艺儿，兴许你会使用那些生锈的仪器。晚安！”

“这下可好了！”懂天文的神甫亚当向黑洞洞的院子望去，”想到迪亚斯刚才说的话：“这个房间是利玛窦住过的房间，至今还保留着他去世时的样子，一切都没人动过，生锈的仪器正等着你呢！想到这里，不觉一阵欣喜，将被子掀开，来捉草席上的虱子跳蚤。他发现房间后面墙角处有一个小铁门，还有一个环形的炉底板，炉底板上放着一被人遗忘的熏黑了的茶壶。他脱掉皮靴，在多年不用的、蒙着一层尘土的抹布下面爬过去。

北京冬天很少有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层薄薄的柔软的雪覆盖着地面。在他之前还没人到过这内院。在他脚步踏上这薄薄的雪面之前，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仔细观察了一下他新的家：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四合院，从街上进去要通过一个拱门；四面都是平房，由一个挑棚相连，后者使得环绕院子的窗户免于雨雪的侵袭。

没人给窗户敷上过冬的兽皮，窗户纸业已破碎。六分仪只剩下一个骨架，倒在地上，指针还指着上天，打碎的花盆、木凳都还突出于雪面，甚

至一眼小井的井口还清晰可辨。当他走过内院抹去井边的积雪时，雪还在沙沙地下着。粗糙的手破坏了小巧的艺术品，再也看不到沙子和石板下面的水平面了；看到此种情景，他忍着泪水把倒地的凳子扶了起来。

从外面往房间里看，到处都是宣纸的碎片。在第三个窗户的后面他依稀看到一些金属的物件在晨曦中放光，这时他心跳加快，肯定是那些东西。

有一扇门，上面的雕花已被风化，红漆也脱落了，他觉得打开这扇门是对的。可很难打开，于是便用肩膀推，一下子推开了，他也打了个趔趄。

在这广袤无垠的陌生的中国，他站在一个研究室里，这个研究室和他年迈的荷拉兹·罗塔柳斯老师的研究室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能不为此感到激动！蜘蛛网和鸟粪并没有使他的兴致稍减，面对利玛窦这天文方面的天才手触过的一切他只觉得无比的神奇。可能是一个老鼠一闪而过：他踏在一叠写满了字的纸滑了一跤，他将纸张一张张捡了起来。他手持这些文稿，坐在小矮凳上。这些毛笔字肯定是利玛窦写的。在这熏微的晨光中他环顾四周，研究室的中央，是一架浑天仪，置放在可以滚动的支架上。这些仪器、匣子、羊皮纸卷、工具还算是摆放有序。在利玛窦之后实际上没人会摆弄这些东西，干脆就把这些宝贝给忘在一边。他小心地抖落掉文稿的灰尘，将其整齐地摆放在台子上，然后把窗户上蜘蛛网和破烂的纸片撕下来，他需要光线。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目光的了；家具、书籍、地板都被从十三年的遗忘中解脱出来；甚至连天平也从铜锈中解脱出来。他像鼯鼠一般在其新近获取的王国里一个又一个钟头地发掘整理。

“亚当！”龙华民将头伸了进来，“年轻人，年轻人，你躲到了这里。利玛窦留下东西的状况真是一塌糊涂，我正在翻阅整理图书，我那里至少点燃起一个小炉子，休息一会儿，跟我来。”

龙华民把利玛窦工作室旁边房间的门打开。书籍一摞又一摞，一直摞到了天花板。“所有这些书都是他们从欧洲搬来的，这里的藏书几乎等于梵蒂冈图书馆的一半。”这位白发苍苍的西西里人站在一个个塞满了的书架前面伸开两臂，只能望书兴叹，“我说，这尘土后面，尘土下面的书里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书都是霉迹斑斑，因为这里夏天闷热而又潮湿，你来看！”他将一本皮封面的书高高举起，碎纸、尘屑和虫子纷纷落地，“还有害虫，真是可悲！我在欧洲时节还选出了许多书，它们还在运往这里的路途之中。”

他的科隆兄弟看见有这么多的书喜不自胜：“有关天文学的书这里几乎都有！我可以在这里研究、学习、工作……”

“你应该在这里传教，年轻人！你在罗马学院还没学够吗？我们首先是传教士。”

“科学乃是我们自由的保障，曼努埃尔曾这样说。西方技术的精巧会为我们打开帝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就是基督教传教士。”亚当坚定不移地回答道。

“让我们为这里带来基督之光。”龙华民爬到一架梯子上，拼命抖落书上的尘土，结果引得亚当喷嚏不止，于是逃到自己的房间，埋头于精密仪器。他小心翼翼，像打开考古学上有重大价值的文物，用袖子轻轻揩拭锯齿状的隔板和有着阿拉伯数字刻度的黄铜盘，此物被称为托勒密等高仪，是用来测量天体高度的。

在一个有些破旧的漆碗里亚当放了一些雪，他用雪水同样小心擦洗测量双角规。这种双角规很多，散落在一堆堆的纸上，像是一个个的蜘蛛。在擦干净金属仪器的铜锈之后，还要将它们擦亮。这时响石响了，这是吃饭的信号。

“宫里已在传言，新的耶稣会士业已潜入国内，这所房子已被严密监视。我们宫中的内线说，你们的到来私下受到欢迎，看样子对我们来说真的有个变局了。”曼努埃尔·迪亚斯在吃饭时报告道。

紧接着大家便议论如何应付面前的工作。除了迪亚斯所住的房间以外，这整个院子都要重新整修。也许受到宫廷传言的鼓舞，人们立即着手基建整修工作。

三天之后亚当弄来了崭新的油纸来糊窗户；地上也重新夯实；天文仪器揩拭得油光锃亮，在台子上他放了一个可以闭合的象牙做的半圆日晷和一个小巧的木质的平经测角仪。壁架上放有干爽之星相图，有拉丁文和中文标示；有平面三角学的图表和许多天文学的图表，以便进行三角测

量。

他把炕烧热了，他的天地被他整理得具有很高的学术层次之后，便请这个院落的其他五个居民来喝茶。在被无数的条幅、地图、天象图的包围之中，亚当庆祝自己搬进了利玛窦的实验室。

56岁的迪亚斯看到这获得新生的房间不禁十分惊讶：“您要是不来的话，那这里的一切都会被老鼠啃光。翻译才是我的强项。”众同会兄弟赠给亚当新衣，雅可布·宋将他的辫子修剪了一番，使发长仅及下巴，他显得更为精神，亚当把自己长长的指甲也给剪短了。如果不老是端起酒盅畅饮这高粱酒的话，那他现在给人的印象活脱脱完全像个模范教区主管：“除了杭州的几个同会兄弟之外，在中国这茫茫的人海中现在还有我们这四颗盐粒，”他笑了笑，“在我们周围生活着，根据皇家最近一次的人口调查，二亿五千万的黑头发的中国人。”

“二亿五千万？我们这三个罗马传教士对他们全都施洗？二亿五千万。这个数字要保密，不要让我们的对手知道。这里人也太多了，让我们干脆立即去赶下一次开往果阿的船。”亚当似乎一下子开了窍，审慎地向四周看看：“不，决不，我把这个实验室看成是上帝的点化，在这里我会为教团作出最大的贡献。我听话，我要留下！”

“我们不像托钵修会，要尽可能多地为人施洗，而不只是给少数像徐大学士那样有教养的学者施洗。”这样大家首先弄明白了基本原则。

下一步是关于簿记的事，大家要把账弄弄清楚，于是都又跑到了主厅。

秘密容易传播，新神甫到来的消息在当地基督徒中一下子传播开了。北京的房子都有墙院，并都是在大墙后面，所以容易闭锁。只有在宣武门的耶稣会馆没办法将铁门紧闭，所以亲密的教友日夜都能进来。长久不见的大鼻子不久前又来了，从远处又来了耶稣会士！因为这些虔诚的外国神甫受到教皇的祝福而和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极为接近，所以一些教徒便认为，马上得到他们的祝福就是福。

众神甫打开主厅，发现已经有好多人在焦急地等待，这的确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数十个中国人身穿节日的盛装聚集在那里，

小孩子在炕上摸爬滚打，好不热闹；他们穿的是开裆裤，走一步裤裆就会裂开。圣母像用鲜艳的纸花装饰，下面的桌子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礼品，礼品都用鲜红的薄纸包装。神甫进来时，小孩子被大人抓住不再嘻闹，大家抱拳作揖，躬身行礼。一个身材丰腴的妇女疾步趋前，向主管迪亚斯伸出她那一双粗糙的手来：“神甫，我们到您这里来，是为了向您，向远道而来的耶稣会神甫，”说着便向亚当和龙华民深鞠一躬，“恭贺新禧的，祝愿你们新春快乐。”她硬把一篮子的花糕枣花这年节吃食塞到迪亚斯的手中，“冬去春来，万象更新。”

“谢谢，谢谢，高特弗莉德·金，我要把太阳赠给你，”迪亚斯回答道，然后转身向着他的同会兄弟用拉丁文说道：“真是的，前几天我把这迎春的事儿给忘了，这是我们最为美好的节日。”接着他便自豪地将其小小的教区介绍给亚当和龙华民：画师雅可布斯·杨，建筑师西蒙·翟，后者用象牙发夹箍牢他那漂亮的发髻，贩马商克里斯蒂安·马，文案马库斯·何，马丽亚·田，她开药铺的丈夫已死，守寡在家，绸缎商尼古拉斯·冯。最后介绍的是高特弗莉德·金和她五个活泼的孩子，以及孩子的父亲，后者姓卢，专管运煤，“我们称他老炉子！”

不断有人敲门，这说明还有很多人来访。两个披着纱巾的身影飘然而至，带来一股茉莉花的香味。她们慢吞吞地撒下了面纱，两位娇小的小姐亭亭玉立于众人的面前，一看便知，她们来自上层人家。一个轻启朱唇，向迪亚斯问候，声音刚好听得见；另一个头饰铿锵和鸣，一本正经地打量着聚集在这里的男女信徒。当她们轻挪莲步上炕时，其他人便一声不响地挪到旁边。

两位美人，面如敷粉，肩并肩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一直坚持到庆祝结束。当大家一起进行念珠祷告时，只见玉和宝石做成的念珠在她们绸缎绣花的怀中滚动，她们的双手则藏在锦缎衣袖之中。

人们催促神甫把礼品打开。神甫对所得到的吃食、医药用品和工艺品表示感谢。女贵人轻声许诺，她们还会赏给宣武门的门卫闭口银子的。

在接受礼物之后，主管迪亚斯换上了白色的弥撒衣，行晚餐礼。胖乎乎的高特弗莉德和药剂

师的遗孀搀扶着身穿华服的两位小姐来行接受圣饼的跪拜礼。

基督教之礼刚一做完，茶和点心便端了上来。主管终于向大家介绍新来的传教士：“约翰·亚当·沙尔，尼克洛·龙格巴尔多，中文名字是龙华民，雅可布·宋。”

在询问新来神甫的来历的过程中，客人感到头大：“怎么不起一个中文的名字呢？”药剂师的遗孀最后大着胆子问道。

“从来没人给我起一个中文名字，”亚当回答道，“从我生下来大家就叫我约翰·亚当。”

客人们不断念叨亚当名字的发音，随之做出中文名字的建议，可听来都不适合。

有人喊道：“汤若望，汤若望！”

这个行。绸缎商尼古拉斯·冯不停地大叫，“汤若望，汤若望！”叫时还不住地笑。他全身震颤地大笑，结果长及臀部的发髻也散开了。

“汤若望！”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叫喊这三个字，并不住地点头称许。

“汤-若-望”。亚当觉得这三个字的新名字蛮好听的：“尼克洛，曼努埃尔，雅可布，这样一个名字是否适合一个天文大师？”

“完全适合，汤若望大师！”

“好吧，那就叫我汤若望吧。”

“有人请你吃鱼翅燕窝了？”雅可布·宋笑问道。

大家也都笑了，只有那两位小姐不知笑没笑，因她俩以绸扇遮面。

“汤，这不仅是很高贵的姓，而且还是喝汤的汤！”教区仆役彼得鲁斯·王小声对他说。

“这也是我命该如此。”亚当的命名仪式就此结束。

首先离席的是那两位小姐，她们穿戴严实，一人上了一顶等在外面的轿子，就这样不惹人注意地离开了平民区。稍后，留下的人便都悄没声息到了西城区，那里烟火鞭炮，喇叭响器，歌声笑声，响成一片。

迎春十天后，家人再次吃团圆饭，曲终人散，算是春节到了尾声。耶稣会馆也按照中国传统将元宵摆到了桌上。曼努埃尔·迪亚斯和大家围桌而坐，看到桌上很是丰盛，不禁微笑起来，文案

马库斯·何也参加其中。

“我们的客人何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还算好的消息！”龙华民翻弄着两封成卷的书信，“一是内廷允准汤若望居留，也允准我居留此地，这总算是有了书面的凭证：我们不再是这个国家的敌人，而是根据惯例来对待我们。我们不会是宫中的座上客，可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就不会找我们的茬！”

除他之外，没人为此兴高采烈，这使他大感意外。主管迪亚斯甚至还不住地摇头：“有理由为此感到高兴吗？是的，有理由为此忧虑吗？是的。当局并没有给我们自由，我善良的汤若望，没有，并没有。他们给我们一定的活动空间，这是因为还有求于我们；你听好，马库斯·何：为这笼子里的些许新鲜空气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你们都知道，由于我书写漂亮，我成了君民所喜爱的人物，是个派得上用场的人。我既听宫廷的旨意，也听民间的疾苦，所以我告诉你们朝廷里人们说些什么。那些大臣对帝国的形势深表忧虑；黎民百姓在挨饿，旱灾蝗灾使得有些地区颗粒无收。北方满人的铁骑虎视眈眈，恨不得将中原一口吞下；战争的叫嚣日甚一日。

“我们宫中的后台是个秘密受洗的基督徒，他叫利奥·李，一直关照着我，而今他成了兵部尚书。他利用大臣的忧虑和一筹莫展，竭力推荐你们，说你们是有知识的能人。从现在的星相看来，将这些西方人就像拔掉花园的杂草驱逐出中国花园，是极不吉利的。现在要将他们待为上宾，这样才能获取他们的知识。利奥·李请求宫中，把你们聘为军事顾问……”

“可我们是神职人员，并非军事顾问呀。”亚当打断了他，觉得好生奇怪。

“这我也跟他说了，可他不让我说下去，托我请求你们利用你们军事顾问的头衔，就像裁缝用针一样。我问他，这到底如何处置。兵部尚书利奥·李谆谆教导说，裁缝只是在缝衣时才用到针，缝完之后便将针放下。他请求你们，在公众场合下，要做出精通军事的样子；可在内心和精神上，你们仍然继续散播基督的种子。李尚书恳切地请求你们按照他的愿望去做，否则居留权即归于无效，你们在北京也不能获取人身自由。”

“危难之际，强者拿起武器，弱者就要伪装。我们作为耶稣的敬仰者要走伪装一途。伪装能保我们不死。亚当兄弟，尼克洛兄弟，请按照李大人的愿望去做，他会回答你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曼努埃尔·迪亚斯最后说。

“说得对，主管，我们希望那些大臣们不要马上派我们用场。在宫廷没有聘用我们当军事顾问之前，我还要干很多活儿。院内井周围的瓦砾要清除，之后种上葡萄。”龙华民说着便不耐烦地离开了房间，着手打扫井边的垃圾。

亚当看着他的背影：“真是听话和勤劳的模范，总有一天他会成为教区主管的。这是说，他要为我们做改建、建造和扩建的活儿。”他将节日聚餐的残渣剩饭一一捡到碟子里，便迈步走出房门，从龙华民身旁经过。

“亚当！”

“等一下，我上来帮你弄葡萄。”他很快便钻进自己的研究室，将碟子放在座椅的旁边，座椅上覆盖着一张羊皮，这是他从罗塔柳斯老师那里学来的。在重新走出房间前，他又环顾四周，很是满意。几个星期以来，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天文学，而今首要的乃是帮龙华民搞基建工作。

几个礼拜之后，新插的葡萄枝长出了最初绿绿的嫩叶，就在这时教区主管迪亚斯离开京城。龙华民说，这里的状况已变得松动，到杭州去的主管回道：“多多保重，趁此机会多多进行工作。利用我所建立的各种联系，打开这个国家的闭锁状态只能靠个人的活动。兴许此生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能离开这个该死的城市，这简直是个奇迹。”虽然他保养得很好，可他的面容还是透着惊惧、疲惫、伤感之色。他从轿子里伸出手来告别，自兹而去。北京教区从此便有了一个实干家的主管，他是个西西里人。

这座院落风格一下子就变了。龙华民确定了会馆整修的速度，他希望人们按照他的安排行动。走廊和房顶的椽梁要调换，新的窗子要安装，接待客人和信徒的大厅的四壁要敷以绸缎，家具要换上新的。

宫廷内部的氛围有所改变，使得那些秘密捐献者更加慷慨解囊。由于这些人的支援龙华民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才能得以实施。住在会馆中的

人都要动手，无人能够置身事外。这位新主管善于利用他三十五岁同会兄弟亚当的心灵手巧，以致他无法着手天文方面的工作。

经过九个月的辛苦努力和当地工人的磨合，整修工作初具规模；在初秋的一天，亚当为一个远道的客人打开了大门，来人是康斯坦茨数学家特伦提乌斯·施埃克，他的中文名字叫邓玉函。

“特伦提乌斯，你这位导航的人，到了北京！？”两个一路同过患难的朋友相互热烈地问候。亚当笑着摸了摸他那破损的中国衬衫，“他们把你差到这里来，为的是让你和我一道受罪！我们的主管要我们过一种耶路撒冷采石场一样的日子，进来吧！”

几个人立即丢下了手中的工作，跑到厨房，烹炸烧煮起来。很快特伦提乌斯坐到了餐桌，眼前摆满了菜肴；他的脸晒成了深褐色，鼻子稍稍隆起，胡子乱蓬蓬，一头白发，他像打开了话匣子不住地说，竟不去吃饭。他横穿中国，绝非易事，比在雅可布·宋的引领下来京要艰辛得多。坐轿子时被人抢了，全部财产都被掠去，他是扛着几双冬天的靴子来到这里的。

特伦提乌斯来到两天，他那双好奇的褐色眼睛什么都看清楚了，并找到了适合他的东西。比如说羊皮椅、测量仪器、图表、打磨得油光锃亮的天文器具，一句话，亚当数月来所欣喜所向往之物，他都收拢为己用。他是有经验的前辈，比亚当年长十六岁，自认有优先权，毫不客气地接收了利玛窦的遗产。亚当对此束手无策，暗地里满腔怨愤。海难时亚当还是个平等的导航员，而现在特伦提乌斯则把他降为他的助手。更为糟糕的是，主管认为特伦提乌斯能帮他以父辈的严格来要求这位年青人，居高临下地命令这位年轻人。特伦提乌斯以其苍白的手指翻遍了天文实验室，而他以破损的手指甲挖出了一个地下室，为的是夏季冷藏易腐的饭菜。

“谦恭，谦恭是讨我主欢喜的伟大道路之一。”龙华民经常这样告诫亚当，要是亚当对特伦提乌斯的衣着有微词的话。忏悔是亚当经常的功课，可忏悔时就是不说这一条：总让工人独自干活儿，他认为工人干得很出色，用不着监督。他觉得他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上头实在是太可惜了。龙华民专

管灵魂救助工作，工作非常投入，受洗的人数不断攀升。朝廷大臣也越来越多地询问数学上问题。两位老者全身心地工作进行。而亚当却在寻找深入民间的途径。

街头和人交往无需拐弯抹角，街头所用语言也用不着雕饰，一如农民握锄把的手；人们的信仰也是多种多样，一如蔬菜的种类。和南瓜、白菜与鸭蛋打交道也用不着孔夫子的礼仪。这里没人害怕迫害，不像许多新受洗的教徒脸上总是显现出担惊受怕的样子。在街头，只有尖声高唱的戏子才将其真实的面孔掩藏于面具后面。

亚当寻找中国的灵魂是从享受冰糖葫芦开始的。

逛了几次集市之后，亚当不再一人独吃冰糖葫芦了。在一个小庙里他碰到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他将糖葫芦，还有其他的甜食分发给们吃。在流动饭摊那里他买了很多吃的，让他们吃；他本人所得到的是这些满身虱子、骨瘦如柴的孩子，新来一个饿肚子的孩子，他会差一个吃饱喝足的孩子给他买吃的。亚当说：“用绸缎装饰墙壁没有多大意思，让你们多吃点儿更有意义。”

孩子吃饱了，他便逛集市。摊主一个个红光满面，身穿灰色斜襟的棉袍，出售农民的商品。摊主为他提供小板凳，他喜欢坐上这种小板凳，阅读来自欧洲的报告，吃着摊主所出售的各种美味。有一天他逛到白塔寺，看到地上有许多纸张，白石头压着。纸张中间蹲着一个男人，一头白发高高挽起，用细长的手指拿着一把长柄的毛笔。那男人一动不动，只是凝视着两膝间的白纸。那人突然发力，骨头劈啪作响，那透湿的毛笔升腾起来，停留了一下，飞到一边，重又停留，继而在白纸上跳跃，像在跳舞——他那小巧的手如同抓住盘绕翻腾的蛇身。毛笔在纸上留下一个又一个圆圈，螺旋状的断断续续的圆圈，还有一滴滴的痕迹，犹如天上散开的云。

许多人看热闹，亚当也围拢来看，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占卜之人。一个蹲在占卜人前面的女顾客红着脸倾耳细听他悄声的解释，听完之后女顾客拿着占卜图盖答答地走开了。占卜人看到亚当，因他高出他人一头，于是便好奇地站起身来。一个洋蛮子要算卦问卜！

于是立即便有人拥来，拥挤而来的人出于客气和好奇给亚当让出道来。亚当一落座，十几个叽叽喳喳的好奇的人便站到了亚当的背后。刹那间亚当觉得自己已被占卜者专注地凝视着。

“能为来自远方的客人指点迷津，真乃三生有幸。”那个小男人说道，并向他点头致意。

当小男人闭上了眼睛，站起他那瘦小的身躯，并深深吸了一口气时，亚当便被夹在瘦小的膝盖和菜篮子中间。那小男人又是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张白纸，然后似乎是无意为之地跟随着跳动的毛笔。

亚当顿时有种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感觉。众目睽睽之下，他成了看热闹的对象。后面的人往前挤，还是看不到，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便请站在第一排的人描述所看到的景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看西洋景的机会。

这支神喻毛笔对这位西洋的顾客所写画出来的信息好像更多。它跳动，它滑动，它滴下墨来，留下了极为奇异的符号，在大庭广众之下。最后小男人在其作品上面按下了他的图章，亚当试图破解这些符号。他看来看去，只能猜出表示肚子的符号。占卜人非常快意于亚当的束手无策，他也不加解释。

周围看热闹的人不乏能读会写之士，大家都自报奋勇，来为其破解。许多人还用手指抚摸尚有些潮湿的符号。最终一人特别执着，赢得了独家解释权。他解释道：

履适合  
而忘足，  
腰带适合  
而忘腹，  
心安  
而理足；  
莲盛开  
而忘泥污。

占卜者对这位不寻常的顾客善意地笑了笑，并将画符纸卷起给他。亚当一声不响地站起身来，所付卜资超过一般人，众人叽叽喳喳，为他让出了道。

奥地利夏宫 (速写) 2001



卜辞对亚当真的有所触动，起先他想尽快把这种藏在内心深处的感觉忘掉，可是对这些符号的意思思考的时间越长，他越是感到痛苦：“鞋我觉得挤脚，腰带我觉得太紧，心使我胸闷；最近几个月来我除了瓦砾和泥水之外，什么也没看到。”他边走边不满地自言自语道。他从市集回到了家中，比往常要早。

正待他将卦辞悬挂到墙上靠近耶稣受难像处时，这时有人敲门了。他吓了一跳，主管破门而入，他后面还跟着特伦提乌斯（邓玉函）：“我们一定要和你谈谈。”

“好吧，怎么回事儿？”亚当问道，眼睛不看他们。

“我们听说你常逛集市，常常一人出游。你太自作主张了，你知道吗，这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了解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比无意义的监督重要，比做辅助性的工作重要。”一片寂静中他用两个钉子把条幅钉到了墙上。两人来访是他害怕的事儿，在这个黄种人的帝国里，罗马的森严等级制度又回来了，在果阿时曾一度消失。

“你违反了听从上级的誓言。”主管急切地说。

“我只是违反了你个人的指令。我来到这里，为的是做好传教士的工作，帮助那些需要解困的人，为的是在天文学方面尽我的绵薄之力，而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满足你用丝绸作壁纸的虚荣心。”

“你到这里来，是要驯服地服务于教团，我代表教团。”龙华民语气尖锐地说，“大家看到你向贫困的孩子施舍食物，你这是令人担心的行动。通过这种公开的慈善举动，你会引起帝国皇帝的不快，我还听说，你当着皇帝臣子的面说这个国家的形势不妙，这都是严重的错误。……”

“您瞧，到处都有密探。”

“同会兄弟，你任意胡为，结果我们的传教事业，我们的生活都受到了损害。”

亚当火上来了：“对这个国家根本不了解，才会对我们的传教事业造成最大的损害。在此期间，我了解到，这个国家已是危机四伏。我从老百姓那里以一种不被认可的方式得知中国的形象，亲爱的龙华民。中国不仅仅由皇帝构成，也不仅仅由几个吓破了胆的基督徒，由无法弄清的法律构成。它也由二亿五千万朴实的、农耕的、饥饿的人构成，他们为正义呼号。”

“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擅自伸张正义，而是为了教团交给你的任务。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教团，你的自说自话就是违反了中心誓言。”说完沉默了一会儿，又一字一句地说：“我俩有这样的共识：你有才干，你的信仰也很坚定，但还不够成熟，在服从听话方面尚须加强。”这个西西里人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你拒绝辅助特伦提乌斯，……”特伦提乌斯手里拿着一捆要计算的题目，“你也拒绝听从我的指示，我俩考虑了很久，认为这和你当初所发出的宏誓大愿不相符合！要

真正成为宣誓入教团的修道士，你必须答应这样的条件：无条件为主、为教会服务，听从罗马教皇的命令，他是我主在尘世中的代表。你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献身精神。”

亚当·沙尔十四年前就成了耶稣会神甫助理，八年前成了罗马天主教神甫；而今他站在那里，像中了魔法一般站在同会兄弟的面前。他们竟是如此的不理解自己，羞辱自己，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他们一起跋涉，一起受苦，彼此敞开心扉。这时一种无名的怒火攫住了他，什么博爱，什么兄弟般的情谊，什么自己承担责任，全是空话！

“创造性的自我承担责任，理性的服从听话，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空话！一旦自我承担责任地行动，哪怕是越雷池一点点儿，就会立即受到惩罚。”他向主管和一直没有说话的特伦提乌斯突然大声叫起来，“现在你们好好听着，圣父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和善的态度为之。而无须借助听话从迫使我们去做。与此相反，要是积极主动去做，而不是体会教团创始者伊格纳修斯的意愿去做，圣父为此会感到欣喜。此外，做事完全出于自愿，而不是执行命令，那圣父会更加欣喜。上级先生，这是我从伊格纳修斯·冯·罗耀拉《神操》中所引用的语录。”亚当说完便一声不响，两位老者在他的盛怒之下离开了房间。

“总得有个规矩。”特伦提乌斯走出去时含糊不清地说。

对于监护的反感，对于降级为辅助工的反感郁积已久，今天算是爆发了出来。这个龙华民！布道一次次被推迟，这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他这种过分高昂、过分正确的讲道热情。他鼓着腮帮子滔滔不绝的腔调简直比教皇还要教皇；这个特伦提乌斯，本来还是朋友呢！整日坐在利玛窦的工作室，对整修工作不动一个指头。亚当坐在床头静静发呆，越想越气。

翌日早晨他没有参加晨祷，主管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他：“现在有个事儿要给你说。”

“我们是谁，你和特伦提乌斯？那好，那就开会说吧。”

“你认识罗伯特·杜邦神甫吧，认识？你们曾经同路来的？他现在在西安府工作，他很快便调

往杭州。这样西安府就会留下一个空缺。我想你是不是……”

“你真的信任我，我是这样的不成熟，这样的不听话？我总算是成为一位著名神甫的接班人到那里去传教了！没有任何的监督！”他用力将十二英寸的钉子楔进了横梁，“或者是西安府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专门将不讨你喜欢的兄弟派到那里去，以摆脱他们？不过杜邦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出于这个原因我甚至还为成为他的接班人感到骄傲！”

“你对这次调动感到满意，那再好也没有了。我们想，你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个主意是特伦提乌斯出的，他认为，你具备成为杜邦接班人的才具！”

这真是特伦提乌斯友好的表示，而这正是亚当所希望的。这是一个好计谋！这等于在渴望冒险和信仰顺从之间的迷宫中为他打开了的方便之门，他能在他的朋友罗伯特工作过的地方传教真觉得幸运。

1627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大家聚集在感恩堂为汤若望送行。

大家都带来了些东西，带来新鲜蔬菜、水果或点心，彼得鲁斯·王都将其一一码在圣坛上。主管也收到了礼物。凡是遇到告别会，大家都会将这些赠送之物做成菜肴，在祈祷室分享，这已沿袭成风。作为余兴节目的是大家同唱赞美诗，歌唱时免不了有欢声笑语夹杂其中。

曲终人散，主管走到整装待发的同会兄弟跟前，拥抱了他：“耶稣会的规矩我还是要求你严格遵守，教团会对你进行远距离监督。我们把你派往需要你的地方。再见了，亚当！望你按照伊格纳修斯的规矩办事，少做一些出格的事儿。”

“好了，龙华民，主都是按照各自神秘的方式引导每个人上路。”亚当有些粗鲁地挣脱龙华民的拥抱，而转向白发苍苍的特伦提乌斯。这位康斯坦茨人面露微笑，用颤抖的手将一架经纬仪望远镜和一个手工制造的天球仪递给他：“你以后需要什么，小弟弟，我以后会寄给你。不过臂环仪不行，它对我太重要了。”

当亚当走出拱形门来到西街时，一个中国人牵着两匹马和一匹满载的骡子守候在那里。

责任编辑 修晓林